



歐洲經濟聯盟論

邢墨卿

去年九月五日內瓦國際聯盟總會，法代表白里安提出歐洲經濟聯盟案，謂：「歐洲各國在經濟地理上雖有可視爲一單位的環境，但實則分裂爲數十國境，彼此之間，設立關稅城壁，相互排擠。因此之故，人與物資之自由行動，爲所阻止；結果產業之恢復乃大受其害，戰後十年，各國依然疲敝達於極點。故爲打開此種難關，像美國以四十八州成一聯邦，爲一大產業國家。各州之間得以自由通商，生產與消費都有統制，龐然國際經濟上一單位，使之達於空前未有的繁榮；由此，歐洲實宜模倣美國組織爲一經濟的聯邦。」同時，英國商業大臣格蘭漢則提出關稅假日案，主張：「今後二年或三年間不得增加現行保護關稅並設立新保護關稅或妨礙通商貿易的城壁。」原來當此資本主義已進於世界經濟的時代，此疆彼界的政治的國家組織，究與經濟組織不相容。故歐洲不但是爲對抗新興的美國的經濟勢力，即欲謀復興，亦非打破彼此間的關稅城壁不可。這是最近歐洲人士最熱心的討論着的問題。但此問題，欲求成功，談何容易！下列二文，爲當今英法有名學者所著，我們由此可見這問題的內蘊爲如何；而我們中國，雖廣土衆民，然內部分裂，彼此抗戰，行旅商

貨的往來，到處須受阻礙，經濟政治，都沒有統一成爲一個單位，由歐美的成事，這實是值得注意的問題。所以敢譯了出來，以見在現今，統一是何等的重要！

歐洲對於美國關稅提案的反響 André Siegfried

美

新關稅案的提議——我們已知道其意義是增稅率——引起

了歐洲廣大的注意，並且更產生各種反響，使人視爲謀密切的歐洲聯合的意識的表現。實際上，高率保護稅，在美國並不是新事，而歐洲對於美國之竭力於其四境建築萬里長城表示反對，也不是今始。我還記得同樣的風波，當一八九〇年麥荊來（McKinley）案的議決，及一八九七、一九〇九、一九二二年，定格來（Dingley）配恩安特立（Payne-Andrich）富特乃（Forney）關稅案被通過的時候，都會有過。

同，但至少有二件事明白的表示歐美的關係，這却是新的。

以經濟的報復，這是可能的。歐洲知道這情形，在將來或者足以促美國傳統的關稅政策之改易罷。

第一，這次的事，美國與以前那樣

第二便是歐洲更密切的聯合。誰都知道歐洲當大戰以前其情形與統一的中國一樣。當中古時代雖曾有過耶教的歐洲的統一，並且，即在十八世紀

可以無懼經濟的報復比較起來，含有弱點。蓋當麥荊來關稅案時，美國之所輸出，大抵爲食料及原料（如原棉小麥、肉類、煤油、約占總額四分之三），而這些物品是不能對之有經濟的報復的。這便是美國所以常能獲得最低關稅條件利益的緣故。因爲我們在歐洲需要新大陸爲原產品的供給者，而新大陸却完全不需要我們。歐洲若沒有新大陸，便將什麼都無能爲。但此種情形現在不同了。美國現在的輸出，製造品居其一半以上，若加

時，歐洲內部也顯然有強烈的文化統一的感情。但到了十九世紀，這種世界的意識却朦朧了；正在這時候，歐洲却實際的支配了世界。我還記得在十九世紀末年我旅行世界，我常心中抱着這樣的反應，覺得自己是一個歐洲人，並且是一個優越的白色人種，但那不是一個歐洲人民。大戰以後，歐洲那種爲決定而明白的實體的意識，一天天的長成起來，而直接的造成其獨立的意義的，則爲美國的支配的

地位。蓋由我之所見，美國之爲新興的不可抗的政治勢力，其給與人的印象，殊不及其爲崛起於大西洋彼岸的新文明，爲統治着大陸的新文明那樣深刻。而我們若以視美國爲大陸樣來觀察歐洲，則我們對於歐洲文明的人格，必將比前更可注意。

在西方，我們看到以新生產方法，有像人類的新時代的誕生，這是我們在歐洲，倘若不但要勝利，並且還要生存，所應該採用的。因此，若爲抵抗美國，歐洲的美國化似是必要。這問題與日本在六十年前所達到的沒有什麼不同。日本那時爲抗拒西洋，因之決定西洋化；但日本是單獨而統一的，歐洲却內部分裂，彼此對峙。所以至少在現今，歐洲最好的自救方法，便是成立一種協調。我記得大戰時東面軍總司令沙來爾將軍（General Sarraill）曾經說過：『自我指揮聯軍

以來，我欽佩拿破侖的心思便減少了。』

歐洲的聯合，其成爲公共的論題，在美國與在大西洋的此岸一樣。在美國，我們所常聽到的，便是關於歐洲統一的大體論。許多人都說到歐洲合衆國，以此爲最近的將來所可能的組織——如大陸關稅同盟之類。所以在這裏，我們來把歐洲今日關稅的情形加以一番考察，是很有興味的。我想現在歐洲的關稅制度，可說沒有一人是以爲能夠維持長久的。正當大戰終後，有幾個英國經濟學家痛論那新興各國周圍所築的城壁的不當——此等新國有的竟不過比院落大些。他們的議論倘若不正與英國的利益，即常欲向四處尋求新的自由市場的利益相一致，那末也許有更大的影響亦未可知。十年以來，國際聯盟也本着這精神努力，但是結果，一談到關稅的本質

，便毫無成就。當他們會集在日內瓦的時候，各國的代表都覺得關稅的城壁是太高了，但是各國的政府却沒有採用他們的建議的。雖然其間以商業條約，曾得了一點實際結果，但就大體言，對於關稅的正面攻擊，可說是失敗的。

因此，歐洲的關稅統一似乎還是遼遠得很。反之，有許多人覺得其將來的可能性，怕遠不及其需要。當一九二七年經濟會議開會於日內瓦的時候，大家都說這是一個反美會議。會議自始至終，我都列席其間，但可沒有這回事。美國代表的出席是受着誠意的歡迎。但這是要注意的，特別，當討論關稅問題的第二委員會，美國代表與幾個非歐洲國家的代表，實有一點孤立的樣子。不過這可不是歐洲與美國的對抗，說起來這實是富於自然資源的非歐洲的國家，與需要原料食

物的歐洲國家二者態度的不同。這是很明白易見的，美國自麥卡萊爾關稅案時代以來，改訂稅率，強各國以承諾，其形勢是難以再維持下去。所以在日內瓦會議中，固無一點歐洲關稅聯合的現象，但是對於關稅問題，歐洲有共同一致的意見，這却是可見的。這樣的情形，在最近國際商業會議中亦可見到。總之，凡是具有同一經濟情形的國家，遲早將有同一的感情與意見，這完全是自然的事。在目前，誠然是無實際的步驟，但如最惠國條款的觀念，以歐洲為限的，在不遠的將來，或將為一般人所討論能。

但是，如我前面所曾說，關稅城壁，堅固非凡，似非正面攻擊所能摧毀。至於講到歐洲經濟聯合的構造，則在各國的製造家間要當有直接的諒解。自大戰以來，產業加特爾在歐洲實占着重要地位。戰後全新的情形，使

大製造家比仍抱着過去國家觀念的政治家更為重要。普通，資本家不以其自己的感情行事，他們都是以冷靜的考察那致成功的方法。當戰前或戰爭之時，他們也許是國家主義者。但是戰爭，尤其是戰後的數年，實給與他們以許多教訓。他們知道彼此的諒解是比暴力更能得利。同時，美國的榜樣，也是他們所實際研究，有莫大的影響於其間。這樣，他們知道——因為他們前已知道，還是說實現——現在低廉生產的主要情形，實需有擴大的市場在其掌握，並且可以為其生產的標準的。美國的市場由一億二千萬的人民以成，但是歐洲（俄國除外）沒有一個單獨的市場其買主是超過七千萬的。我們法國，許多年來在困難中，因為國內市場，買主不過四千萬人，所以我們不得不去做無數的模型。這在某種產業也許是可得利，但

在以標準化為成功條件之地，若有許多小市場的存在，則於一切產業，實都是障礙。這便是超越國境以訂立協定的利益，不能逃避那產業界領袖的注意的緣故。因為他們的生產已充分集中到這樣的政策。因了關於生產量及條件的國際的協定，並且關於各市場間彼此地位的協定，他們這樣乃能造成大市場的利益，而這種利益向來是為政治情勢所阻礙的。生產者當一旦達到這樣的協定，於是向來的關稅問題遂大失其重要性，因為他們對於生產與市場也有了協定了。

近五年來，許多加特爾的增加，這動因完全是自動的，是由當時的情勢所產生，而決不是由於政治家的意志。政治家雖知道這種運動，加以贊助，但他們決不能加以創造。所以，倘若歐洲而須加改造，則我們應當由經濟知識以為判斷，而不是政治知識。

不過我們須知大資本家間利益的協定，倘若歐洲道德的及政治的情勢不相宜的話，也是不可能的。由此，可知魯爾占領及一九二四年的法國選舉後，政治溫度的變化，雖不能過分重視，但在歐洲，有一個新時代的創始，確在此時。

現在我們要來討論歐洲的意義到底如何。有些人以為這是不包括英國及俄國在內，有些人則以為只是一個歐洲大陸，倘若沒有英國與俄國，那是太不完全。第一說雖然言之成理，但我不覺得這會得到大部歐洲經濟學者的贊同。

一般人，至少是在德法人，他們以俄國為歐洲不可分離的一部。就食糧與資源言，俄國是惟一的重要，並且就舊世界的精神生活言，也是不能分離。在歐亞兩洲間本沒有自然的境界。故若以俄國為連環，那末歐洲的利

益是很明白的。倘若不然，以俄國為斷脫地，或者拒絕其與歐洲有什麼聯繫，那末結果歐洲不過一亞洲的半島，將永遠不見重於世。總之，使俄國成為歐洲社會之一的方法與條件，雖未成熟，但是這樣的希望是有着的。我們知道，俄國是歐亞的連環，而德國則為西歐與俄國的自然連鎖。

至於英國則比較的不重要。英國像是立在二路的分歧點，躊躇莫決。在英國人中，有些以為英國無論如何不能離去歐洲——真的，英國是這樣，尤其自大戰以後，英國是歐洲極重要的一部。同時，另外有些人則以為英國宜儘可能的減少與大陸的關係，而注力於其領地及美國，以建立英語國家的聯合。由第二個概念，英國這樣將不復為歐洲的主要國家，同時，她的重心亦將有所移動。對於這個問題，英國尚不能決定她的主意，她的政

策，有時或傾於這面，而有時則或傾於他面。英國因為要想與其領地成立關稅同盟（雖然這也許是不能實行），於是在一九二六年的鋼鐵加特爾，英國沒有在內，這或者是一個重要原因。這樣，英國實是極不願與大陸有完全的連帶關係的。

英國對於歐洲態度之如何，這在歐洲道德與經濟的統一的建立上是有極重要的影響。不但在法國，我覺得即在德國，也有許多思想家堅決的主張英國是歐洲組織中必要的因素。這也許比較模糊，但却是真實的事，即英國是歐洲與其他大陸必要的連鎖，正如以俄國聯結亞洲一樣。因了我們外國貿易的需要，我們知道英國是享有自由的利益。而由法國與其他大陸，我們更知道在我們門前的巨大的英璽貨棧，百餘年來，實是吸集世界的產物到這舊大陸來的。世界的大部（尤

其是如英領地)，是這樣因了英國，集中於歐洲的。沒有英國，歐洲大陸便不能繼續為世界經濟的中心，以與正在建立中的美國相匹敵。

我們是完全明白那威脅歐洲經濟地位的危險，而此危險的一部，便是英國怎樣決定其取締的問題，這點，我們是不能輕易看過的。英國倘若決定離去其在歐洲的地位，而為歐洲外邊格羅撒森民族大聯合的一員，那末，我們可以看出她將立即在聯合中失其領袖的地位，因為有些領地實具着傾向於新中心的可能（不是政治的而為經濟的或人種的）。例如澳洲與加拿大，雖然是對英國表其忠誠，但已本能的望着華盛頓以求為人種的防衛了。所以結果是很明白，對於歐洲將有很大的影響。因為若如英領地一旦不復以英國為中心，這便是他們從此亦不以舊大陸為其自然的鰲點；這樣

，重力的中心便將遠遠的離去古來傳統之地。因此之故，我們是希望英國依舊為其帝國的中心，保持着歐洲與以外世界的連鎖的任務。

凡此所論，都顯然是由大戰以生，倘若在一九一四年前，我覺得這樣的思想是決不會發生的。並且可以說這不是由於戰爭，而是由於戰爭的結果，這實是造成歐洲真地位新任務的新觀念的。雖然單是戰爭或亦足為統一與共同意識的有用的教訓，但我覺得今日所表現的共同意識，其所由形成的主要因素，却是由於富強的美國的

歐洲合眾國

John A. Hobson

出現。美國這種成功的光景，其所給與的教訓是不能輕易看過的。不過同時，我們還得留意美國是缺乏國際的心理的。她向來有充分的經濟的獨立，由新關稅案的提議，我們可知她的意向仍不外此。現在，她正需要外國市場。她雖是不贊成國際完全的連結，但却主張外國的讓與。所以這樣的結果，必然的會在歐洲引起共同歐洲的觀念。雖然其實際的結果如何，現不能說，但是，明眼的觀察，我們知道向所未有的彼此連結的意識，現在是已有其存在了。

汎歐羅巴的計畫，近十年間，雖有萊爾齊 (Count Koudenhove Calergi) 竭力倡導，然於實際政治家，並沒有深刻的印象。但以有力而老練

的政治家如白里安 (M. Briand) 的提及其，此計劃遂具有一種新的情勢，而以他的叫理事會提出於下屆國際聯盟大會，遂使一般『好的歐洲人』不得不

嚴密地考慮其價值。

我們第一個困難，便是歐洲聯合的範圍。幅員廣袤的俄國，地理上雖屬於歐洲，但似乎不能包括在內；因為即不管其他一切困難，要想把她亞洲的巨大區域分離，這是完全不行。與此同樣的困難，是排斥英國；她那帝國的大一統，使她不能參加。而法蘭西、荷蘭、意大利、比利時、葡萄牙，因為她們在歐洲以外，都領有殖民地，所以也可以這樣的說。

假使這個歐洲合衆國，認為應該排斥那些外部的領地，則由這種統治，一切有效的經濟的或財政的統一，將俱不可能。而此種統一，實爲一般人向所計議的歐洲聯邦得以實現的核心問題。在另一方面，假使這些外部的殖民地、自治領地、保護國、委任統治國，都計算在內，則歐洲合衆國這個名稱，便將完全不合；因為這樣一

個聯合，其在歐洲之地，乃遠不及其散布於各大陸者。

所以，白里安與其徒黨，其所計劃的聯邦，若是包含加入國際聯盟的歐洲諸國（儘可能的除開英國），並且其目的是在改良財政、整理經濟，如兩年前日內瓦世界經濟會議所議決者，則似乎尚有理由。

現在，國際聯盟如能由此種歐洲的聯合：如汎歐羅巴、汎亞美利堅、汎亞細亞，而完成世界的聯邦，這自然是最好的事。但是有什麼理由可以說此種經濟或政治的統一之向心力，是可以完成此建設呢？或者，即就一特別的問題上來說，現在果有那種以因爲大陸的人民，而懷抱共通的利害感情的沒有呢？因爲歐洲向來因了政治經濟語言文化的種種障礙，分裂爲許多國家，有此種利害感情，則或可去其

害感情的人，能將其獨立自主的國家，變爲歐洲政治聯邦的一員，成立關稅同盟或服從聯邦議會所決定的其他共同政策的沒有呢？而這便是歐洲合衆國之真正意義所在。

但是現在，歐洲諸國，因爲對鄰邦的猜疑，依舊浪費其拮据的資源，作軍事的準備；而在裁軍會議之中，則欲鄰邦的軍力比自己多減一點。又，在公斷或裁判的決定，常繼續要求保留條件，而大部是足以釀成危險的衝突的，這樣爾詐我虞的心理，其與歐洲合衆國計劃的實現，自然是不可以道里計。

自然，以世界大戰，使此種精神的分離更爲增加，並使政府的一切行動無非表示恐懼、猜疑與妬忌。這些行動之爲害最烈者，便是各國民間的自由交通，不論是個人的或商業的，俱以此發生障礙，便是各國都欲完成其

國民經濟自足的生活。一九二七年的世界經濟會議，即表示此種情勢已非常嚴重。

我們知道，自一九一三年以來，因了新國家的建設，國稅邊界，增加了一萬一千餘啓羅米突，而關稅障壁之高，大部實遠過戰前。並且稅率也更複雜，常常變換。

此種商業關係上增加束縛的認識，或許就是提倡歐洲合衆國者的主要動因。但由經濟獨立的虛榮所造成的浪費、痴想與惡感，實使他們感到億萬心理，不易受什麼自由貿易論的影響。

如果明白歐洲合衆國是一個明顯的經濟提案，則牠必須有兩種機能：一種是自由，即除去障礙，使商業交通得以自由；還有一種，是把巨大獨占的企業，置於有秩序的國際管理之下，以均分歐洲市場，不爲國家境界所

限，而一以利益爲前提。

假使歷史可以抹殺，國家的恐懼與仇恨可以不理，人種、語言、文化、宗教的不同可以置之不顧，並且有經濟的超莫索利尼任意的置歐洲於真實的事業基礎之上，用最好的商業頭腦與方法來經營，則歐洲自然及人爲的資源，實儘足以完成一種生產，以正當的分配，使國民的生活標準得以提高，至少與美國同其水平。

老練的政治家白里安，自然也知道歐洲合衆國，不是早日能夠實現，但至少他的心理是趨於這個方向的。在歐洲人民之間，應當有更好的合作。

當一九二七年經濟會議，曾提議在稅則上，須有某種一定的改良，包括分類法及命名法的改善、稅率的降低、及一切工商業上公布與報告的方法。出席會議的代表，都一致表示贊同，這意義，便是全歐洲的企業家，除了

那些於高的保護稅有直接利益的人以外，都同情於減低國民障礙，能有貿易的自由。

但是這裏依然還有兩個問題：歐洲這個運動，可以到怎樣的程度？歐洲應該努力奮鬥，使自己成爲經濟自足的區域麼？中歐一帶，受苦於經濟政策的糾紛，比別的區域爲甚。此種糾紛，實爲害最烈。德、奧、捷克諸國的利益，都特別傾向於自由貿易；並且可以說，在真正的自由貿易政策之下，荷蘭、比利時、奧斯堪的納維亞諸國，亦甚願與他們聯合。但是我們能假定法國與意大利，不必說西班牙與波蘭，會依從這種較爲開明的商業政策麼？

真的，從明瞭的實際觀點來看，歐洲各國的經濟依存關係，還沒有這樣的密切，這樣的自足，可以證明無論何種共同政策，都會使他們與世界各

地的商業關係衰落。單是障礙，則在今日，在個人的與商業的交通上，已日趨減少，如海洋的障礙，要比陸地少，至於空中運輸，更是毫無障礙。而歐洲之須依賴於地球上凡是有人居住的一切地方的資源，必將繼續增加。

故若欲組織歐洲的資源，就必須承認此種明顯的事實。且歐洲地理上的統一，其於商業，實比使各國分裂的政治障礙，更有重要意義。質言之，歐洲沒有一種單獨有效的經濟組織，是實際可行的。歐洲爲了維持生活與工業，常是必須依賴於熱帶以及其他許多地方的原料及食料。假使像有時候所表示的，以爲歐洲經濟聯邦的祕密動因，是對合衆國財政霸權的一種對抗，那末這實是盲目愚妄的見解。爲什麼歐洲要拒絕有用於他自己的美國資本的利益呢？歐洲的接受美國資本，是因爲美國資本便宜，並且比他

自己的資源所有的資本，更加豐富。由此結果，在歐洲財富產額的增大上，歐洲是顯然的比美國有利得多，並且這種美國所要求的利益的大部分，還是留在歐洲，以完成更多的財富生產的。

我曾承認，這種運動的基本動因是經濟；但是，如其真有把歐洲經濟生活組織於一個聯合基礎上的意思，則就要發生政治機關問題，不管這是牽涉到國際聯盟與否。真的，歐洲合衆國的本質，或將威脅國際聯盟的存在，因爲國際聯盟在其組織和作用上，是不認歐洲爲分離的區域的。照理，一個歐洲的聯邦政府，應該具有真實力量爲歐洲運用共同政策；甚至此種政策，是限於某種明白的經濟目的，將要碰到比國際聯盟所曾遭遇的更大的困難的。我們知道，例如歐洲諸國的關稅同盟，對於非歐洲貨物的輸入

品，課以共同的稅率，那樣的事，是曾經想過。但是這樣一種計劃，欲其有效，則第一步各國須放棄其有效的主權，比以前國際聯盟所要求於其各會員國者還多。並且現在，歐洲諸國都是用保護稅則以調劑其對於商業的、工業的、財政的利益。故當此之時，我們爲促進歐洲的統一，希望各國都能投其利益於公共的池中，這樣的觀念，是既空洞無物，而對各國，亦乏感應，實與一切事實都相反背的。

從生產與商業上純粹的經濟觀點來看，這樣一種聯合，在對內方面，似乎十分需要。但是高稅率的諸國，如西班牙、意大利與法蘭西，他們由精密計算的稅則，收得巨額的賦稅，要他們同意於較低的稅則，使他們的市場暴露於向爲其稅則所排斥的鄰國的商品的輸入，這可能嗎？又，低稅率諸國如荷蘭、挪威的納維亞，他們能

同意於一種以其非歐洲的沿海貿易為基礎的政策相反的稅則嗎？

真的，這是可能而且需要的，歐洲諸國，當由縝密的會議，以認知低稅則，及彼此商業關係上的安定的利益，同時貿易分類、計算與報告的方法都能一致的利益。不過要他們組織一個有效的歐洲關稅同盟，則尚不可能縱令這樣的一種計劃能夠實行，但以形成對非歐洲的世界，尤其是對美國的聯合戰線的危險，其內部的利益，亦必將被打消。

末了，這似乎是確實的，凡是可以稱為歐洲合衆國的組織，必須具有非顯然為經濟的之機能，並且需有合乎世界一解政治的政府機關。簡單的說

，一種新的政治創作，規模巨大而行動無一定限制的，在這危急期間，應有其存在，即當國際聯盟，包括各大陸，還是努力建設和平的世界政府的時候。自然，這是很要緊的，這種廣大的事情，不僅須與一切有限的合作相一致，且須因此而格外容易。但是許多國際聯盟的朋友，却不期然的對此等政治軍事同盟，加以歧視，認為國際聯盟所由存在的和平與聯合的事業的障礙。所以全歐洲大陸這樣團體的成立，自不免要引起對國際聯盟的挑戰，縱令此組織是由國際聯盟會員國以成，所以促進聯盟的目的，總也難免是一種對日內瓦的挑戰行爲。

總之，不論是經濟的或政治的組織

，這樣的一種聯合，似乎不能實現，且即使實現，也是危險的。假使如名稱之所示，歐洲是想照美國一樣的組織起來，則這實是一種幻想。再，假使這是個寬大的形式，像財政的組織樣，所以謀內部工商業的合作，那末對於自由貿易的真正進步與全世界的合作，也是一種障礙，並且容易引起為歐洲市場所排斥諸國的報復行動。簡單的說，這樣的聯合，若歐洲的英俄兩大國沒有加入，而另一國家如美國者，與西歐諸國在文化經濟與政治上有密切關係的，則為所排斥，亦不在其內，那末在實際政治上，這決不是有根據的事物。



